H. H. MU CHINESE LIBRARY

陳亮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

臣聞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以應之者。不待智者而後知其不濟也。前史有言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古之英豪豈樂於驚世駭俗哉。蓋不有以新天下之耳目。易斯民之志慮。則吾之所求亦泛泛焉而已耳。皇天全付予有家而半沒於夷狄。此君天下者之所當恥者。春秋許九世復讎而再世則不問。此為人後嗣者之所當憤也。中國聖賢之所建置。而悉淪於左衽。此英雄豪傑之所當同以為病也。秦檜以和誤國二十餘年。而天下之氣索然而無餘矣。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內之志。又二十餘

年而天下之士始知所向其有功德於宗廟社稷者非臣區區之所能誦說其萬一也高宗皇帝春秋既高陛下不欲大舉以驚動慈顏仰心俯首以致色養聖孝之盛書冊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皇帝既已祔廟天下之英雄豪傑皆仰首以觀陛下舉動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間所以作天下之氣者一旦而復索然乎天下不可以坐取也兵不可以常勝也驅馳運動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多少感慨在內）東宮居曰監國行曰撫軍陛下近者以宅憂之故特命東宮以監國天下之論皆以為事有是非可否而父子之際至難言也東宮聰明睿知而四十之年不必試以事也故東宮不敢安而陛下亦知其難矣陛下何不

條續曰四語是其一篇大意

於此時命東宮為撫軍大將軍歲巡建鄴使之兼統諸司盡護諸將置長史司馬以專其勞而陛下於宅憂之餘運用人才均調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肅宗所以命廣平王之故事也兵雖未出而聖意振動天下之英雄豪傑靡然知所向矣天下知所向則吾之馳驅運動亦有所憑藉矣臣請為陛下論天下之形勢而後知江南之不必憂和議之不必守虜人之不足畏而書生之論不足憑也臣聞吳會者晉人以為不可都而錢鏐據之以抗四鄰蓋自毗陵而外不能有也其地南有浙江西有崇山峻嶺東北則有重湖沮洳而松江震澤橫亘其前雖有戎馬百萬何所用之此錢鏐所恃以為安而國家六十

[illegible]露曰真正有心人

年都之而無外憂者也獨海道可以徑達吳會而海道之險吳兒習舟楫者之所畏虜人能以輕師而徑至乎破人家國而止可用其輕師乎書生以為江南不易保者是真兒女子之論也臣嘗疑書冊不足憑故嘗一到京口建鄴登高四望深識天地設險之意而古今之論未為盡也京口連岡三面而大江橫陳江傍極目千里其勢大略如虎之出穴而非若穴之藏虎也昔人以為京口酒可飲兵可用而非府之兵為天下雄蓋其地勢當然而人善用之耳臣雖不到采石其地與京口股肱建鄴必有據險臨前之勢而非止於靳靳自守者也天豈使南方自限於一江之表而不使與中國而為一哉江傍極

目千里。固將使謀夫勇士得以展布四體。以與中國爭衡者也。韓世忠頓兵八萬於山陽。如老羆之當道。而淮東賴以安寢。此守淮東之要法也。天下有變。則長驅而用之耳。若一一欲塹而守之。分兵而據之。出奇設險。如兔之護窟。勢分力弱。反以成戎馬長驅之勢耳。是以二十年間。紛紛獻策。以勞聖慮。而卒無一成。雖成亦不足恃者。不知所以用淮東之勢者也。而書生便以為長淮不易守者。是亦問道於盲之類耳。自晉之永嘉以迄於隋之開皇。其在南則定建鄴為都。更六姓。而天下分裂者三百餘年。南師之謀北者。不知其幾。北師之謀南者。蓋亦甚有數。而南北通和之時。則絕無而僅有。未聞有如今日

鍾惺曰論形勢忽插入逆順曲直用意最微

之岌岌然以北方為可畏以南方為可憂一日不和則君臣上下朝
不能以謀夕也罪在於書生之不識形勢并與夫逆順曲直而忘之
耳高宗皇帝於虜有父兄之仇生不能以報之則歿必有望於子孫
何忍以升遐之哀告之仇哉遺留報謝三使繼遣金帛寶貨千兩連
發而虜人僅以一使如臨小邦聞諸道路哀祭之辭寂寥簡慢義士
仁人痛切心骨豈以陛下之聖明知勇而能忍之乎意者執事之臣
憂畏萬端有以誤陛下也南方之紅女積尺寸之功於機杼歲以輸
虜人固已不勝其痛矣金寶之出於山澤者有限而輸諸虜人者無
窮數十年後豈不遂就盡哉陛下何不翻然思首足之倒置尋即位

鍾惺曰虜之衰敗一眼覰定非大言也

之初心大泄而一用之以與天下更始乎未聞以數千里之地而畏人者也劉淵石勒石虎符堅皆夷虜之雄曾不能以終其世而阿骨打之興於今僅八十年中原塗炭又六十年矣父子相夷之禍具在眼中而方畏其為南方之患豈不誤哉陛下倘以大義為當正撫軍之言為可行則當先經理建鄴而後使臨之令之建鄴非昔之建鄴也臣常登石頭鍾阜而望今也直在沙嘴之傍耳鍾阜之支隴隱隱而下今行宮據其平處以臨城市城之前則逼山而斗絕焉此必後世之讀山經而相宅者之所定江南李氏之所為非有據高臨下以乘王氣而用之之意也本朝以至仁平天下不恃險以為固而與天

案坤曰覽虎倖事訪叩之言

下共守之。故因而不廢耳。臣聞之鍾阜之僧。亦能言臺城在鍾阜之側。大司馬門適當在今馬軍新營之傍耳。其地據高臨下。東環平岡以為固。西城石頭以為重。帶玄武湖以為險。擁秦淮清溪以為阻。是以王氣可乘而運動如意。若如今城。則費侯景數日之力耳。曹彬之登長干兀朮之上雨花臺。皆俯瞰城市。雖一飛鳥不能逃也。臣又嘗問之守臣。以為今城不必改作。若上有北方之志。則此直寄路焉耳。臣疑其言雖大而寔未切也。據其地而令將出師以謀中國。不使之乘王氣而有為。雖省目前經營之勞。烏知其異日不悉得而復失哉。縱令歲未為北舉之謀。而為經理建鄴之計。以震動天下。而與虜絕。

葛窩曰一時人心士節至此可為痛哭

陛下即位之初志亦庶幾於少伸矣第非常之事非可與常人謀也陛下即位之初喜怒哀樂是非好惡皦然如日月之在天雷動風行天下方如草之偃惟其或失之大快故書生得拘文執法以議其後而其真有志者私自奮勵以求稱聖意之所在則陛下或未之知也陛下見天下之士皆不足以望清光而書生拘文執法之說往往有驗而聖意亦少衰矣故大事必集議除授必資格才者以跅弛而棄不才者以平穩而用正言以迂闊而廢巽言以軟美而入奇論指為橫議庸論謂有典則陛下以雄心英略委曲上下於其間機會在前而不敢為翻然之喜隱忍事仇而不敢奮赫斯之怒朝得一才士而

曾鞏曰說盡有君無臣之苦

暮以當路不便而逐心知為庸人而外以人言不至而留濊其喜怒哀樂雜其是非好惡而用依違以為仁戒喻以為義牢籠以為禮關防以為智陛下聰明自天英武蓋世而何事出此哉天下非有豪猾不可制之姦虜人非有方興未艾之勢而何必用此哉夫喜怒哀樂愛惡人主之所以鼓動天人而用之之具也而皇極之所謂先作者不使加意於其間耳豈欲如老莊所謂槁木死灰與天下為嬰兒而後為至治之極哉陛下二十七年之間遵養時晦示天下以樂其有親而天下歸其孝行三年之喪一誠不變示天下以哀而從禮而天下服其義陛下以一身之哀樂而鼓天下以從之其驗如影響矣

萬鳴曰此下大勢若風雨驟至

巳丙午之間虜人非無變故而陛下不獨不形諸喜而亦不泄諸機密之臣近者非常之變虜人畧於奉慰而陛下不獨不形諸怒而亦不密其簡慢之文陛下不以喜示天下而天下惡知機會之可乘陛下不以怒示天下而天下惡知仇敵之不可安棄其喜怒以動天下之機而欲事功之自成是閉目而欲行也小臣之得對陛下有卓然知其本者外臣之奉公陛下有隱然念其忠者而已用者旋去既去者無路以自進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愛也大臣之弄權陛下既知其有塞路者謗人之多私陛下既知其有罔我者而去之惟恐傷其意惡發之惟恐其悵悵而不滿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惡也陛下

丘濬曰天下事多壞於世輩

翻朕思即位之初心豈知其今日至此乎臣猶為陛下悵念於既豈而天生英雄豈使其終老於不濟乎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苟得非常之人以共之則電掃六合非難致之事也本朝以儒道治天下以格律守天下而天下之人知經義之為常程科舉之為正路法不得自謏其私人不得自用其智而二百年之太平繇此而出也至於艱難變故之際書生之智知議論之當正而不知事功之為何物知節義之當守而不知形勢之為何用宛轉於文法之中而無一人能自拔者陛下雖欲得非常之人以共斯世而天下有誰肯信乎臣於戊戌之春正月丁巳嘗極論宗廟社稷大計陛下亦慨朕有感於其言而

不得一望清光以布露其區區之誠非廷臣之盡皆見惡亦其勢然耳臣今者非以其言之小驗而再冒萬死以自陳寔以宗廟社稷之大計不得不決於斯時也陛下用其喜怒哀樂愛惡之權以鼓動天下使如臣者得備方寸之地以終前書之所言而附寸名於竹帛之間不使鄧禹笑人寂寂而陛下得以發其雄心英略以與四海才臣智士共之天生英雄殆不偶然而帝王自有真非區區小智所可附會也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葛寅曰文字若金戈鐵馬豪邁自如此自先生忠孝性生上下千古周覽方物沉思極慮確有為國家肩大任而不疑者故克抒

此能使後之學者考其言之不用時之不遺而生異世之惋惻非漫肰也

鍾惺曰英雄抱不世之才而天下無一知己真足痛心

陳亮與朱元晦秘書

太龜辱荅教委曲具盡足見長者教人不倦之意謂亮書中有不平之氣則誠有之矣自棘寺歸閉門不與人交往以妻弟之故一出數日促為兇徒聚數十人而欲殺之一命存亡僅係縣許而告之州縣漠然不應不知今年是甚運數事發之五日頸重而不可扶眼閉而不可擘寅心靜念以一身決不可免矣負一世之謗預然未嘗自辯數歲後誰當為我明之明日崛然而與今小兒具紙筆强作長者一書冀歲後有能明此心者耳豈顧自敷叙短長於門下者哉書成復鈍枕又二十日而後動止作息不異於平時丘宗卿亦憂羣兒謗傷

之言半閑半界州府辛歸獄於鎖穿亮以此身既存而不復問矣世途日狹亮又安身不着行户宜其宛轉隋於榛莽而無已時也今年不免聚二三十小秀才以教書為行户一面治小圃多植竹木架數處小亭子後年隨衆赴一省試或可徼倖一名目遮蔽其身而後徜徉於園亭之間以待盡矣其它當一切付之能者暇時策杖訪長者於武夷之山盡布腹心以求是正留與千百年間做個話說亦庶幾不枉此一生一夾矣亮舊與秘書對坐處橫接一間名曰燕坐前行十步對柏屋三間名曰抱膝接以秋香海棠圍以竹籬以梅前植兩檜兩柏而臨一小池是中眞可老矣葉正則為作抱膝吟二首君舉

謂元春曰終不忘情

作一首。詞語甚工。然猶說長說短。說人說哉。未能盡暢抱膝之意也。同床各做夢。周公且不能學。得何必一一說到孔明哉。亮又自不會吟。得使此耿耿者。無以自發。秘書高情傑句。橫出一世。為亮作兩吟。其一為和平之音。其一為悲歌慷慨之音。使坐此屋而歌以自遣。亦如常對梧也。太僕已別賚五日粮。今在彼候五七日不妨。千萬便為一作。至懇至懇。抱膝之東側。太五七步。作一杉亭。頗大。名曰小憩。三面臨池。兩傍植以黃菊。後植木樨八株。四黃四丹。更植一天木樨於其中。太亭可十步。池之上為橋屋三間。兩面皆着亮窗。名曰舫齋。過池可十四五步。地即一大池。池上作赤水堂三間。又作箔水。正臨大

池池可三十畝池旁又一小池小池之旁即驛路去驛路百步有一
古松甚大而茂當是七八十年之松赤水堂正對之名曰獨松堂堂
後為宁廊一閒中有大李樹兩兩為小廊分趨舫齋小廊之兩旁即
植梔堂之兩旁為小齋以憩息環植以櫧獨松堂尋赤水木未足度
與舫齋皆至秋可成杉亭之池如偃月西一頭既作栢屋東一頭當
作六柱攏亭一閒名曰臨野正西岸上稍幽作一小樟亭於其上名
曰隱見更去四十步即作小書院十二閒前又臨一池以為秀才讀
書之所度三年皆可成也西池之東有田二百畝皆先祖先人之舊
業嘗屬它人矣今盡得之以畊如此老矣亦復何憾田之上有小坡

爲園二十畝。先作小亭臨田。名曰觀稼。它時又可作一小圃。令且植竹。餘未有力也。此小坡亮所居屋正對之。屋之東北又有園二十畝。種蔬植桃李而已。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可只作富貴者之事乎。魏公座右銘荷見教。非欲示人。而見者輒奪去。豈但妙畫爲人所寶愛。嘗是某賴者無分當得此教。十六大字不敢强令以妻父之葬。輒欲求六大字以光墓上。男子不敢犯分以求。而荊婦心欲其夫轉以爲請。此於理宜可許也。願便得之。爲禱。亮併欲求抱膝燕坐小憇六大字。干冒但劇惶恐。納紙六幅。恐不中則書室自斥寫之良妙。胸中所懷千萬。而一見終未可期。已經新元。伏惟燕居有相

尊候動止萬福前書大畧為央許耳細末之論蓋非小故却只畧言
之而未竟宜煩來教之辯答也朋友之論多欲亮以無多聒撓長者
雖然懷不盡於長者之前又似不用情理之所在豈宜如此但已顛
更一言之昔者三皇五帝與一世共安於無事至堯而法度始定為
萬世法程禹啓始以天下為一家而自為之有扈氏不以為是也戰
大戰而後勝之湯放桀於南巢而為商武王伐紂取之而為周武庚
挾管蔡之隙求復故業諸嘗與武王共事者欲修德以待其自定而
周公違衆議舉兵而後勝之夏商周之制度定為三家雖相因而不
盡同也五霸之紛紛豈無所因而然哉老莊氏思天下之亂無有已

時而歸其罪於三王而堯舜僅免耳使若三皇五帝相與共安於無事則安得有是紛紛乎其思非不審而孔子獨以為不然三皇之化不可復行而祖述止於堯舜而三王之禮古今之所不可易萬世之所當憲章也芟夷史籍之繁詞刊削流傳之訛謬參酌事辭之輕重明白是非之疑似而後三代之文燦然大明三王之心迹皎然不可誣矣後世之君徒知尊慕之而學者徒知誦習之而不知孔氏之勞蓋如此也當其是非未大明之時老莊氏之至心豈能遽廢而不用哉亮深恐儒者之視漢唐不免如老莊當時之視三代也儒者之說非可廢者漢唐之心迹未明也故亮嘗有區區之意焉而非其任耳

孫鑛曰二語是一篇主意

夫心之用有不盡而無常泯沒之欠有不備而無常廢人之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為三者非天地常獨運而人為有息也人不立則天地不能以獨運捨天地則無以為道矣夫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者非謂其捨人而為道也若謂道之存亡非人所能與則捨人可以為道而釋氏之言不誣矣使人人可以為堯萬世皆堯則道豈不光明盛大於天下使人人無異於桀則人紀不可修天地不可立而道之廢亦已久矣天地而可架漏過時則塊肰一物也人心而可牽補度日則半死半活之蟲也道於何處而常不息哉惟聖為能盡倫自餘於倫有不盡而非盡歟久以為倫也惟王為能盡制自餘於制有不盡而

非盡罔世以為制也欺人者人常欺之罔人者人常罔之烏有欺罔
而可以得人長世者乎不失其馳舍之如破君子不必於得禽也而
非惡於得禽也範我馳驅而能發必命中者君子之射也豈有持弓
矢審固而甘心於空返者乎御者以正而射者以手親眼便為能則
兩不相值而終日不獲一矣射者以手親眼便為能而御者委曲馳
驟以從之則一朝而獲十矣非正御之不獲一射者之不以正也以
正御逢正射則不失其馳而舍矢如破何往而不中哉孟子之論不
明久矣往迬反用為迂闊不切事情者之地亮非喜漢唐獲禽之多
也正欲論當時御者之有罪耳高祖太宗本君子之射也惟御者之

鍾惺曰同肯推尊漢

唐蓋謂漢唐亦有濟世救民之功耳雖心樸人欲循與口講天理而無益於民之塗炭所謂儒者相去遠矣非謂便與三代同心迹也

不純乎正故其躰一出一入而終歸於禁暴戢亂愛人利物而不可掩者其本領宏大開廓故也故亮嘗有言三章之約非蕭曹之所能教而定天下之亂又豈劉文靖之所能發哉此儒者之所謂見赤子入井之心也其本領開廓故其發處便可以震動一世不止如赤子入井時微渺不易擴耳至於以位為樂其情猶可以察者不得其位則此心何所發於仁政哉以天下為己物其情猶可察者不總之於一家則人心何所底止自三代聖人固已不諱其為家天下矣天下大物也不是本領宏大如何擔當開廓得去惟其事變萬狀而眞心易以汨沒到得失枝落節處其皎然者終不可誣耳高祖太宗及

茂濬曰同甫才畧與漢祖唐宗相類此所以推之也

皇家太祖○參天地賴以常運而不息○人紀賴以接續而不墜○而謂道○存亡非人之所能預則過矣○漢唐之賢君果無一毫氣力則所謂○卓然不泯滅者果何物耶○道非賴人以存則釋氏所謂千劫萬劫者○是真有之矣○此論正在於毫釐分寸處較得失而心之本體寔非飣餖輳合以成此大聖人所以獨運天下者非小夫學者之所能知○使兩程而在○猶當正色明辯○比見秘書與林昌子約書○乃言諸賢疚後議論鑿趣○有獨力不能支之意○伯恭曉人也○自其在時固已知之矣○天地人為三才○人生只要做個好人○聖人人之極則也○如聖人方是成人○故告子路若則曰亦可以為成人○來喻謂非成人之至誠是也○

其中以同甫鄙薄儒者只是看得儒者不還[illegible]耳

謂之聖人者於人中為聖謂之大人者於人中為大纔立箇儒者名
學固有讀不盡之處矣學者所以學為人也而豈必其儒哉子夏子
張子游皆所謂儒者也學之不至則荀卿有某氏賤儒之說而不及
其它論語一書只告子夏以女為君子儒其它亦未之聞也則亮之
說亦不為無據矣管仲儘合有商量處其見笑於儒家亦多畢竟總
其大體却是箇人當得世界輕重有無故孔子曰人也亮之不肖於
今世儒者無能為役其不足論甚矣然亦自要做箇人非專狗管蕭
以下規摹也正欲攬金銀銅鐵鎔作一器要以適用為主耳亦非專
為漢唐分疏也正欲明天地常運而人為常不息要不可以架漏牽

鍾惺曰宋儒立身道學一時盛極孰敢攻擊亦非獨東坡嘻笑於兩程之時同甫工辨於朱呂之際舉是非

補庾時日耳夫說話之重輕亦係其人以秘書重德為一世所尊仰一言之出人誰敢非以亮之不肖雖孔子親授以其說纔過亮口則弱者疑之强者斥之矣顧秘書平心以聽惟理之從盡洗天下之横豎高下清濁白黑一歸之正道無使天地有棄物四時有剩運人心或可欺而千四五百年之君子皆可蓋也故亮嘗以為得不傳之絕學者皆耳目不洪見聞不慣之辭也人只是這個人氣只是這個氣才只是這個才譬之金銀銅鐵只是金銀銅鐵鍊有多少則器有精粗豈其於本質之外換出一般以為絕世之美器哉故浩然之氣百鍊之血氣也使世人爭騖高遠以求之東扶西倒而卒不着實而適

自在千古亦可謂自出手眼獨往獨來不委靡於流俗者矣

用則諸儒之所以引之者亦過矣亮方治少屋宇更無擧頭工夫而新婦急欲爲其父遺人倉卒具此又未能究所懷秘書必未肎遽以爲肰更三五往復則其論定矣亮亦不敢自以爲是也秘書無惜極力鋪張以見教論不到底則彼此終有不盡之情耳君擧年大而學不止正則學識日以超穎非復向時建寧相見之正則也亮人品庸俗本非山水好樂此間亦無所謂山水可樂者且於平地粧點些子景致所謂隨分春者是也徐子宜常相見不獨有可用之才而爲學之意方篤亦甚思得一見長者但要出不易耳渠本約有便即作一書偶亮遣人倉遽之甚不暇更於盈十里外取書亮不敢拜壽之宣

教尊狀○計同台眷長少一一安寧○過庭以此示之為夲○新婦兒女附
拜再四起居○柑子一篭○內有眞柑五十枚○乃是黃岩柑○聞其味頗勝
溫州者○亮亦不能別也○大栗乾者八斤○隨至輕淺○尚幸笑留○居天民
此月二十三日赴上○未曾得相見○其貧日甚○而有力者念之不以情○
今且得全家飽煖也○百冗中西望武夷○如欲飛動○而祠祿之○滿又恐
秘書復被牽出○一見定何時○千萬為世道崇護○不任區區之禱○
葛嶺曰○蒼〻莽〻○魚龍變現百出○此觀海之樂也○

陳亮又甲辰答書

五月二十五日亮方得離棘寺而歸偶在陳一之架閣處逢一朱秀才云方自門下來嘗草草附數字到家始見潘叔度兄弟遞到四月間所惠教發讀恍然時猶未脫獄也訊後遂見秋深伏惟燕居有相台候動止萬福比過紹興方見精舍雜咏所謂櫂歌者自宇宙而有茲山卻賴羊叔子以發洩其光輝矣恨不得從容其間以聽餘論累分山水之餘味以歸徒切健仰而已韓記陸詩亦見錄本深自嘆娃字日以湮沒筆力日以萎退不能以言語附見諸公之後塵為可愧耳張果老下驢兒豈復堪作推磨用已矣無可言者司馬遷有言貧

孫鑛曰敘語寫盡英雄之痛

賤未易居下深多詬謑因來教而深有感焉亮之生於斯世也如木
出於嶔崟嶔崎之間奇蹇艱澁蓋未易以常理論而人力又從而掩
蓋磨滅之欲透復縮亦其勢然也亮二十歲時與伯恭同試漕臺所
爭不過五六歲亮自以姓名落諸公間自負不在伯恭後而數年之
間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伯恭遂以道德為一世師表而
亮陸沉殘破行不足以自見於鄉閭文不足以自奮於場屋一旦遂
坐於百尺樓下行路之人皆得以挨肩疊足過者不看看者如常獨
自認得矣
亮自以為死灰有時而復然也伯恭晚歲亦念其憔悴可憐欲扶拔
而俎豆之旁觀皆為之嘻笑已而嘆駭已而怒罵雖其徒甚親近者

鍾惺曰同甫亦自知取謗取禍之由然才高眼大自不能禁

亦皆睨視不平○或以為兼愛太泛○或以為掊合異類○或以為稍殺其為惡之心○或以為不遺疇昔雅故○而亮又嘻笑玩侮於其間○謗議沸騰○譏刺百出○亮又為之揚揚焉以資一唉○凡今海内之所以云云者○大略皆出於此耳○伯恭晚歲於亮尤好○亦無所不盡箴切誨戒書尺具存○顔淵之犯而不較○淮陰侯之俛出跨下○俗諺所謂赤幘鯉魚○虀甕可以浸殺王坦之○以為天下之寶當為天下惜之○所謂克己復禮者○蓋無一時不以為言○亮不能一一欽遵其戒則有之○而來論謂伯恭相處於法度之外○欲有所言○必委曲而後敢及○則當出於其志之口耳○如亮今歲之事○雖有以致之○然亦謂之不幸可也○當路之意○

主於治道學耳亮濫膺無鬚之禍初欲以殺人戕其命後欲以受賂戕其軀推獄百端搜尋竟不得一毫之罪而捃其投到狀一言之誤坐以異同之罪可謂吹毛求疵之極矣最好笑者獄司深疑其挾監司之勢鼓合州縣以求賂亮雖不肖然口說得手去得本非閉目合眼朦朣精神以自附於道學者也若其眞好賄者自應用其口手之力鼓合世間一等官人相與為私孰能禦者何至假秘書諸人之勢干與州縣以求賄哉獄司吹毛求疵若有纖毫近似亦不能免其軀矣亮昔嘗與伯恭言亮口誦墨翟之言身從楊朱之道外有子貢之形內居原憲之實亮之居鄉不但外事不干與雖世俗以為甚美諸

儒之所通行如社倉義役及賑濟等類亮力所易及者皆未嘗有分

毫干涉只是口唠噪見人說得不切事情便喊一餉一似曾干與耳

凡亮今日之坐謗者皆其虛形也惟經獄司鍛鍊方知是虛然亮自

念有虛形而後有虛影不惜世間毀譽怨謗雖可以自立亦可以招

禍今年取金印如斗大周伯仁猶以此取禍於王茂弘自六月二日

歸到家方欲一切休形息影而一富盜乘其禍患之餘因亮自妻家

回聚衆欲奠殺之其幸免若天也不知今年是何運數自是離門亦

不當出矣秘書若更高着眼亮猶可以舒一寸氣若猶未免以叔敗

較是非以品級論輩行則塗窮之哭豈可復為世人道哉李密有言

馮曰此自論極

人言當指寔寧可面諛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禮於分寸（微詞）以積累為功以涵養為正睟面盎背則亮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如世俗所謂麤塊大臠飽有餘而文不足者自謂差有一日之長而來教乃有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說則前後布列區區宜其皆未見悉也海內之人未有如此書之篤寔眞切者豈敢不往復自盡其說以求正於長者

自孟荀論義利王霸漢唐諸儒未能深明其說本朝伊洛諸公辨析天理人欲而王伯義利之說於是大明然謂三代以道治天下漢唐

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說固已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諸儒遂謂三代專以天理行漢唐專以人欲行其間有與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久長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間天地亦是架漏過時而人心亦是牽補度日萬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故亮以為漢唐之君本領非不宏大開廓故能以其國與天地竝立而人物賴以生息惟其時有轉移故其間不無滲漏曹孟德本領一有蹺欹便把捉天地不定成敗相尋更無着手處此卻是專以人欲行而其間或能有成者有分毫天理行乎其間也諸儒之論為曹孟德以下諸人設可也以斷漢唐豈不寃哉高祖太宗豈能心服於冥冥乎天地鬼神亦不肯受此

甫曰儒
談仁義

架漏。謂之雜伯者。其道固本於王也。諸儒自處者曰義曰王。漢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頭自如此說。一頭自如彼做。說得雖甚好。做得亦不惡。如此卻是義利雙行王霸並用。如亮之說。卻是直上直下。只有一箇頭顱做得成耳。向來十論大抵敷廣此意。只如太宗亦只是發得英雄之心。誤處本秒忽而後斷之以大義。豈右其為霸哉。發出三綱五常之大本。截斷英雄差誤之幾微。而來諭乃謂其非三綱五常之正。是殆以人觀之。而不詧其言也。王霸策問蓋亦如此耳。夫人之所以與天地。孟子終日言仁義而與公孫丑論一段勇如此之詳。又自發為浩然之氣。蓋擔當開廓不去則亦何有於仁義哉。氣不足

[illegible]之做不出仁義事業來此同甫所以不服
鍾惺曰自古賢聖之臣做絕大事業者皆不出於儒不但不出於儒并儒者之名不立及後世諸儒出持論愈精而事業愈薄此同甫所

以充其所知才不足以發其所能守規矩準繩而不敢有一毫走作傳先民之説而後學有所持循此子夏所以分出一門而謂之儒也成人之道宜未盡於此故後世所謂有才而無德有智勇而無仁義者皆出於儒者之口才德雙行智勇仁義交出而並見者豈非諸儒有以引之乎故亮以為學者學為成人而儒者亦一門戶中之大者耳秘書不教以成人之道而教以醇儒自律豈揣其分量則止於此乎不然亮猶有遺恨也狂瞽輒發要得心胆盡露可以刺劉而補正之耳秘書勿以其狂而廢其往復亦若今世相待之淺也向時祭伯恭文齋亦發其與伯恭相處之寔而悼存亡不盡之意耳後生小子

以薄之也

遂以其為假伯恭以自高瞞人面前真是不得說夢亮非假人以自
高者也薛拳撐腳獨寔錄獨往獨來於人世間亦自傷其孤另而已秘書若
不要高着眼則此生真已矣亮亦非縷縷自明者也痛念二三十年
之間諸儒學問各有長處本不可以埋沒而人人須着些針線其無
針線者又卻輕能不是屑頭肩大擔底人所謂至公血誠者殆只有
其說耳獨秘書傑特崇深負孔融李膺之氣有霍光張昭之重卓然
有深會於亮心者故不自知其心之惓惓言之縷縷也去年承惠李
贊皇集令評其人且欲與春秋戰國何人為比此公幹略威重唐人
罕有其比然亦積穀做米把纜放船之人耳遇事雖打疊得下胸次

鍾惺曰未出二人見其學之所主

尚欠恢廓。手段尚欠跌蕩。其太姚元崇。尚欠三兩級。要亦唐之人物耳。何暇論夫春秋戰國哉。管敬仲。王景畧之不作久矣。臨淄不勝浩嘆之至。

李贄曰。終始知公者葉適。雖與文公游。文公不知也。乃郡守周葵早歲便知亮。異哉。堂堂朱夫子。反以章句繩亮。亮麤豪目亮。悲夫。士惟患不粗豪耳。有粗有豪。而後真精神出矣。不然皆假也。

萬震曰趙得似率却其[illegible]既讀去方能辨之

陳亮中興遺傳序

初龍可伯康游京師輩飲市肆方叫呼大噱趙九齡次張旁行過之雅與伯康不相識俄追止次張牽其臂迫與共飲次張之父時守官河東方以疾聞次張以寔告伯康曰毋苦乃翁疾行瘳矣子可人意者為我姑少留次張不得已從之箕踞笑歌恢諧縱謔傍若無人次張固已心異一日行城外過麻村觀大閱之所伯康勃然曰子亦喜射乎次張曰頗亦好之而不能精也伯康曰姑試之次張從旁取弓挾矢以與十發而貼中者六七次張心頗自喜伯康拾矢而射一發中的矢矢相屬十發無一差者次張驚曰子射至此乎伯康曰此亦

鍾惺曰寫得豪氣勃勃非英雄知英雄者不能

何足道千軍萬馬頭目轉動不常意之所指猶望必中況此空的又何怪乎次張吐其舌不能收俄指其地而謂次張曰後三季此間皆胡人子姑識之大龍騎日飛雪滿天此原城破日之兆因嘻吁長嘆不能自禁後三季原城失守其言皆驗中原淪離伯康自是不復見兵豈喪亂之際戎虎於兵却有所奮而不能成也次張每念其人言則嘆惜紹興初韓世忠拒虜於淮西力頗不敵次張獻言乞決淮西之水以灌虜營朝廷易其言而不之信已而虜師俄退世忠力請留戰虜酋使謂曰聞南朝欲決水以灌我營我豈能落人計中次張言雖不用猶足以攻敵人之心者類如此次張嘗為李丞相所辟得承

茅坤曰高識卓議其

務郎○督府羅○次張亦徑歸○大駕南渡○次張僑居陽羨○故將岳飛○嘗隸丞相軍中○次張識其人於行伍○言之丞相○給帖補軍校○後為統制○遇大駕幸永嘉○與諸將彷徨江上○莫知攸適○又乏糧將謀抄掠○次張聞而竟往說飛移軍陽羨○州給之食○飛得無它○而州境賴焉○人有言次張生平於趙丞相者○丞相喜○欲用之○復有譖者曰此人心志不可保○使其得志必為曹操○丞相疑沮而止○次張庚時不用○屏居不出○竟歿○

昔參政周公葵屢為余言其人○且曰我嘗薦之朝廷○諸公皆詰我子端人正士○胡為余言此等狂生哉○因告之曰○吾儕平居譚王道說詩書○一日得用○從容廟朝○執持紀綱○可也○至於排難解紛○倉卒萬變○此

[illegible]同甫於[illegible]嶽者蓋[illegible]此也

鍾惺曰胸中感慨深故下筆牢騷情甚

等殆不可少吾儕既不能辨而惡它人之能辨是誣天下之無士而期國事之必不成也是烏可哉余嘗大周公之言異二生之為人而惜其屈嘗欲傳其事而不能詳因嘆曰世之豪偉倜儻之士沈沒於困窮不能自奮以為世用欲用而卒沮於疑忌如二生者寧有限哉然自古亂離戰爭之際往往奇才輩出嶄然自赴功名之會如建炎紹興之間誠亦不少雖或屈而不用用不大大或不終未四十年已有不能道其姓字者記事之文可少乎哉自是始欲纂集異聞為中興遺傳然猶恨聞見單寡欲從先生故老詳求其事故先為之纂例而以漸足之其一曰大臣若李綱宗澤呂頤浩趙鼎張浚其二曰大

將若种師道○岳飛○韓世忠○吳玠○吳璘○其三曰死節若李若水○劉韐○孫傅○霍安國○楊邦乂○其四曰死事若种師中○王稟○張叔夜○何㮚○劉鞫○徐徽言○其五曰能臣若陳則○程昌禹○鄭剛中○其六曰能將若曲端○姚端○王勝○劉光世○劉錡○其七曰直士若陳東○歐陽澈○吳若○其八曰俠士若王友○張所○劉位○其九曰辯士若邵公序○祝子權○汪若海○其十曰義勇若孫韓○葛進○石竧○其十一曰羣盜若李勝○楊進○丁進○其十二曰賊臣若徐秉哲○王時雍○范瓊○合十二册而分傳之○總目曰中興遺傳聊以發其行事而致吾之意○然其端則起於惜二生之失其傳○故序首及之○昔司馬子長周游四方○纂集舊聞為史記一百三十篇○其欠馳騁

萬變。使觀者壯心駭目。顧余何人。豈能使人喜觀吾文如于長戟方

將旁求廣集。以備史氏之闕遺云耳。

葛嶌曰。斉士湮埋。知而不用。則不知而自僵者。可知。此中興所以

絕望也。作者本意如此。寓得淋漓動聽。

當寫曰信筆寫去極上極巧

孫鑛曰筆墨生動其

陳亮送吳恭父知縣序

亮免時聞行都有所謂太學者四方之英大抵萃焉於是新安二吳以文墨妙天下而季吳獨好使酒任氣空所有當樗蒱一擲不為後擲計而勝負往來輙達旦未已遇其倦時間引惡色自汙不揖客徑寢有免撫一世之心然而月輙從儕輩較一日短長儕輩往往口誦心惟吟哦上下記憶不少休試之夕曉不得交黎明裹飯叢入坐定心搖搖特未寧吏持題置之廊柱間群起就視相顧無人色君獨凝狀逡閱儕輩題謂何已則不復佇思開卷徑書筆不留行率至日中輙辦出則歡呼如平時更數日掛名舉眼皆驚曰果吳得也為首選

昔它日又曰復吳儞也儕輩率畏服之畎嫉之者至於以為可殺而
高才八往往如此
皆不顧計也久之得第尉鄞江鄞並海海盜出沒鬼神不可蹤跡閒
來掠民家輒去朝廷雖宿兵不能禁君於是微布耳目盜所至輒知
之單馬徑造捕者踵至盜驚謂神咸拱手疊足女不根論功至不可
計君不以屑意猶得京秩授饒之安仁安仁故號冷邑至則肅吏厚
民薄征緩賦庫不留一錢遇有急須片紙立辦民熙熙田里閒商
賈之至者如歸江東壯縣或愧焉會旁境大旱飢民什百為羣攫食
偷活惡少年乘之為盜勢駸駸且犯境州以為憂遣兵數百戍之富
民或勸君挈家就避君奮然曰吾為令頒委命吾等是謂草閒求活

吾寧與賊死。況不必死乎。籍丁壯閱之。君馳馬橫覊於其間。敵勢張甚。邑無賴有龍翦境所為者。添外出新意殺之。以令。皆恐懼縮頸。盜不敢犯。事已則自效不報。不便者從而媒蘖之。部使者一二擿摭出條目以詰君。君慨然曰。吾所為固自不應添。吾不勝添吏矣。方急時吾寧能計此耶。令舁鑊寘廿吏。從翦為答之。持添者猶欲擬於其不合以罪焉。龍川陳亮曰。成周議能之添。於是不可行矣。犬羊小醜。撥美中國。如無人。天子赫然不欲赦之。未有以屬也。於是且十年矣。頹不能為一壯士道地耶人之有氣力者亦可嘆也已余以積憂多畏之餘。遇君為之捉手起立。於其別也。舉酒相屬。嘆離合之不常。而歟

譽之相尋而未已也已而開口大笑曰是亦何足計較哉遂行

鍾惺曰借它人酒杯澆自己壘塊絕似太史公游俠等傳

陳亮送徐子才赴富陽序

漢法嘗甚所表循吏以為公卿。故郡縣稱治。然其立朝往往多不稱在郡縣時。豈國家固自有大體。而治道果不可以吏道辦耶。龐士元蔣公琰。不屑意於郡。而謀國有稱焉。當時以為非百里才。雖諸葛孔明之論亦如此。然則吏道又有出於治道之外者耶。亮自十八九歲。獲從故老鄉人游。故老鄉人莫余知也。而陳聖嘉。應仲寔。徐子才獨以為可。聖嘉之與人交。仲寔之自處。子才之特立。皆余之所願學也。晚與一世豪傑上下其論。而三人者每每不能忘心。非直以交舊之情而已。子才又其高明奇偉者。小試輒有聲。諸公爭知之。得邑華轂

絕妙策問

葛嵩曰胸中先有此款段絕好議論妙旋作段便成條件

下益何足以展其游刃哉然士之修然於奮於一邑者非有餘也拔窮於此矣置不復論則志浮於事不足治也事之至者盡吾心焉事已而無留吝之意處下存大大則不遺於小此所以隨所寓而嘗有餘夫治道之與吏道又焉有二物哉今天下郡縣固不可為而附輦之邑尤不易為也無名難辨之貴巧以取之民則將誰欺倚公而豪取之則民復何罪況上之人常不自任其責而責辨於我民一有言焉則又委罪於我而彼若不與知者予未定何以處此楚漢相距滎陽成皋閒蕭何至遣老弱未傅者悉詣軍可謂無策矣而高帝稱其有鎮國家撫百姓之功此果何說哉平時所以為民慮者甚周緩急

不時之須亦為民計而已矣未嘗為民慮也而行一切之政以趨辦
民之不戡及於其胸者宜須時耳若曰吾不恐民之至此或高舉而
避之或閉目搖首以聽其自作自止後以張夫一切趨辦者之勢則
其罪等耳此古之君子所以嘗盡心於不可為之地也子羔為費宰
而夫子以責子路者憂其少未堪事耳子路乃以為有民人焉有社
（解得說一曾可添入傳疏）
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此後世英雄豪傑之所以因事增智諸儒
嘗瞠若乎其後而夫子平時教詔中人以上之辭也豈所以施之子
羔哉彼桀人以口給而已矣因吏道之曲折而得治道之大體吾獨
有望於子未耳能使亮自是常不忝心則不必歲晏而後論定也

鍾惺曰。人見其議論奇。以為才高。而不知其思慮沉。蓋學問太有過人者也。

宋文歸卷十七終